

集 體 創 作

抗 戰 戲 劇 選

胡 春 冰 編



怒 吼 出 版 社 出 版

平

集 體 創 作
抗 戰 戲 劇 選

胡 春 冰 編

怒 吼 出 版 社 出 版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二 月



80751929

集 體 創 作
抗 戰 戲 劇 選

所 有
版 權

實價國幣二角

編 者 胡 春 冰

發 行 者 怒 吼 出 版 社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民 國 廿 七 年 二 月 出 版

論抗戰劇作

胡春冰

代序

「抗戰劇作」云者，是世界「戲劇學」的大革命，是過去資本主義國度現代「編劇藝術」的否定。我們必須將一切舊的東西重新估價，分別加以揚棄或攝取。只有有抗戰的價值的，才有戲劇的價值。「抗戰」正是現階段衡量一切藝術的準繩。

一個劇作家首先必要對抗戰有充分的正確的理解；從前，描寫「後花園小姐贈金，落難公子中狀元」的是劇作家；摹仿西洋象徵派表現派的一部分技巧的也是劇作家。只要知道怎樣用情節角色組成故事運用題材的便是劇作家。而今便不然了。在一切技術之上，只有對抗戰有正確理解的才是劇作家。「一切爲抗戰的勝利」！無益於抗戰的戲劇不是我們目前需要（不是大衆所願意接受）的戲劇。所以

編劇不是單純技術上的問題。從前，讀過幾本名劇或傳習過一本「編劇術」的，可以編劇；但是目前，單純技術的編劇是無意義而且不可能的。對於現實若認識不清楚，便無從整理偉大而多樣的題材，在頭昏眼花中斷章取義，這個劇不的技術越好，其歪曲的危險性亦愈大，爲了民衆藝術對於國民動員上是有力的發動機，我們的劇作者必須同時是個政治家（最好是兼軍事家）。把戲劇和政治嚴密地聯繫起來，使戲劇成爲政治動員尖銳的一部，這正是戲劇在全民抗戰的神聖的民族解放鬥爭中一種當前的任務。那麼，

我們要從過去一切的桎梏中解放出來！由於從明朝傳奇和清朝亂彈的解放（和辛亥革命以後的民族解放運動相配合，我們介紹了話劇。可是不幸得很，我們剛從一個牛角裏鑽出來，便又鑽進一個新的牛角去了，我們又把歐美資本主義社會產生的戲劇的一切桎梏加到我們的身上來。因此，話劇始終未能滿意地追上動亂的時代，始終未曾滿意地刻劃偉大的現實，始終未曾接近，融合大衆的生活，始終未曾爲大衆所需要

在大時代的中華民族兒女的血肉，給了我們以無限豐富，神聖的內容，我們

必須讓偉大的內容產生多樣的形式。「舊瓶子裝新酒」的「小大脚」之論，是過渡斯苦悶的表現。內容和形式之有機地統一才是我們的要求。固然，在社會向上的變革中，藝術形式跟不上內容是一般的現象，可是，我們要以主觀的努力去克服這個困難，使戲劇在抗戰中生長。最簡單的創作方式是

戲劇地（鬥爭地）報告新的現實；以大衆最高的生活內容——子侵畧者以打擊爲題材，隨時以敏捷的步調報告新的姿態，這無疑的，可以成爲大衆的精神食糧，還有

集體的方式是最正確的方式。在戰鬥中，爲了民族的前途，一切忘我無我的努力都是偉大的力的源泉。生活之集體化，紀律化，是抗戰團體有力的（*Collective*）；而個人主義的，小所有者的（*Individualistic*）也只有在集體的創作活動中可以克服。武裝大衆的頭腦，以大衆頭腦的武裝來產生精神的偉力，正是新時代的課題。最後，我們不要忘

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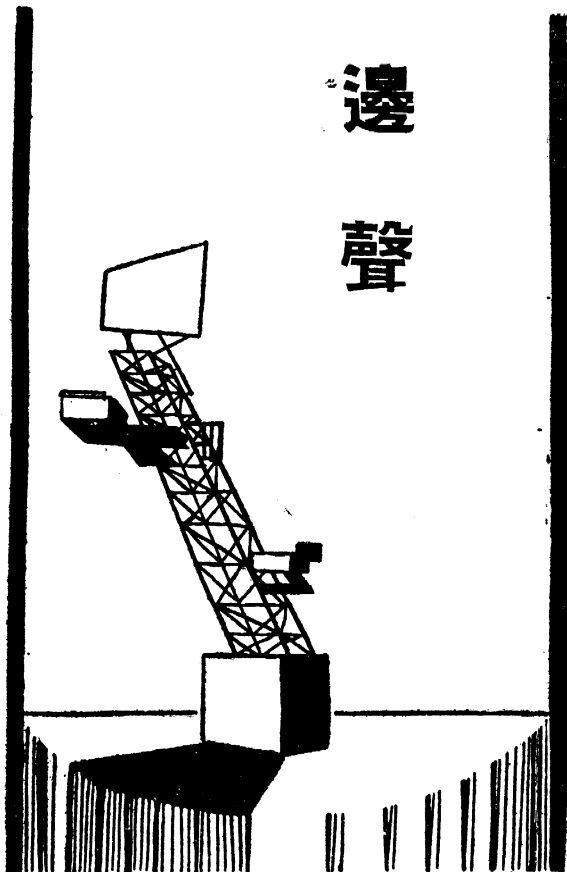
戲劇是大衆的。戲劇是綜合的藝術，是行動的藝術，是鬥爭的藝術，是大衆的藝術。法國的批評家 Brunetiere 說：「沒有鬥爭便沒有戲劇」；我說：「沒有羣衆便沒有戲劇。」

把戲劇帶到每一個角落，使每一個中華民族的兒女得到戰鬥的解放的福音。用戲劇動員促進國民總動員。

這，都是一個劇作者所不能忽畧的。

邊

聲



邊聲

集體創作
荷子執筆

時間：一九三七年十月的一個下午。

地址：廣東沿海某縣。

人物：李祥

趙炳

陳坤

小隊長

李四——村民代表

農婦——陳坤之妻

村民——甲，乙，丙，丁。（隨意加減）

抗戰戲劇選

幕：由蘆溝橋的炮聲而展開了全面抗戰後，敵人的魔爪已經伸張到全國任何的一個角落。首當其衝的就是沿海各省，華南一帶，廣東——這個叫華南中心的省份——他們早已垂涎欲滴；多少次企圖在瀕海的地方，冒險登陸。這兒自然也不能例外。還不過是個把星期的事情，這兒的海面突然駛來了一艘龐大的烏油油像鱷魚樣的東西，跟着天空便嗡嗡的响了起來，由那怪物帶來的飛機在海邊的幾所破窰子的周圍，轟炸了三四天。之後，看見一點動靜也沒有，便派了四艘電船載了百多個陸戰隊，大搖大擺地登陸。不幸得很，這里却駐紮了一個并非膿包的防軍小隊長，他一早便準備起來，由於民衆底協助，他們連夜趕築了一大段防禦工事。這兒雖只得十多個防軍，但是有兩挺機關槍和無數民衆，竟然把百多登陸的皇軍幹掉了六十多個。這麼着，他們便不得不更加戒備起來，成條戰壕都日夜的趕築着，日夜都放着哨，準備用血肉來抵抗他們底第二次大規模的進攻。

這兒底空氣是靜蕩蕩的，太陽高高地掛在蔚藍的天空里，幾片白雲在天邊像海鷗一樣悠閒地飄動着。那下面，海像一匹無比的野獸藍森森地閃着光，伸出了他底舌頭在舐着岸邊的砂粒。已是初冬時分了，南國的天氣還是暖和得可以，十月的風帶來了一陣陣有點腥，有點鹹的海底氣息；那婆婆的樹木，在微微地扭擺着腰肢。

樹底下，一條長長的蛇樣的戰壕在向東蜿蜒着，從遠處傳來了輕微的村民們在嘿喲嘿喲的搬運聲，呼叫聲，鋤頭鐵鏟的金屬聲……然而，我們現在只能看見的是已完成的戰壕的一小部分：舞台的左方是陳坤的家，屋傍是通城的大道；舞台的左側是戰壕的一小段。這其間，在濃蔭里，三個村里的精壯的傢伙在放着哨，他們底服裝非常骯髒，不合身份的褪了色的航軍服，其中，叫陳坤的還只是穿着便裝。可是，他們手裏却拿着最新式的傢伙，鎗膛在陽光下面亮晶晶地閃着光。開幕時，李祥神氣活現地托着鎗來往地踏着步

，腳上穿着一對跟他底服色異常地不相襯的長筒靴，在起勁地托咯托咯地响着。陳坤背着台在向着海邊瞭望。趙炳很細心地用衫袖拭着鎗膛——

李：（托咯托咯地走了幾步，突然像記起了一件什麼事情似地，從衣袋里掏出一張東西，大笑起來）哈——哈——哈——

趙：「停下工作」笑什麼？傻瓜！

李：（拿着那東西跑到趙炳跟前）老趙，你看，這東西好笑不好笑？

趙：這不過是一度符咒，有什麼好笑？

李：這東西跟這對靴都是從一個死去的日本兵身上檢來的，我們底小隊長說，日本人叫這做千人針，聽說，日本人佩在身上便可以擋大炮的，你說好笑不好笑？

趙：媽的，真是膿包，鎗彈難道會跟你認親戚不成？鑽進去就是一個窟窿；其實，他們既然怕死，就不該來打仗了。

李：來也好，反正他們鎗砲多得很，送一點給我們不好嗎？

趙：這也說得不錯，如果他們不來光顧的話，我們怎會受到這麼亮晶晶的傢伙？

（突然他看到了老陳沒精打彩的在那裏張望着，他走上前拍一拍他底肩膀。）喂，怎麼啦？一點勁兒也沒有似的？

李：對啦，怎麼回事呀？是不是昨天晚上大嫂子欺負了你？

陳：你不要跟我開玩笑了？

李：這怎麼是開玩笑？

趙：那麼，你說，你怎麼沒精打彩的？

陳：其實我們都是莊稼漢，在這個時候，晚造已經收成了，我們應該在田地裏割禾打穀，忙個不可開交的。可是，現在却清清開開的跑到這裏來幹這玩意兒……

李：清閑點不好嗎？

陳：誰不知道清閑享福好？可是，現在我們連口粗飯也沒得吃飽了！

李：這還用說嗎？日本飛機在頭頂拉一回矢，放一陣機關鎗，那麼，你便不要吃飯，

單吃蓮子羹也飽了。

陳：所以，我總担心着日本兵這一兩天準會再來。

李：來便怎麼樣，難道你害怕？

陳：我怕什麼？不過……

李：不過什麼？

趙：（微笑）你可不是担心你底老婆？

陳：……

趙：媽的，日本飛機已經炸到你底頭頂了，還担心着什麼老婆不老婆，你這渾蛋！

李：老陳，你太過慮了，你底老婆是頂能幹的，便是男子漢恐怕也比不上她，你怕什麼？

陳：不過女人究竟是女人呀！

李：（有點發怒）你這混蛋，難道村裡單是你有老婆嗎？日本兵要來，你便終日皺着

眉頭也是不行。你要是爲你底老婆着想的話，那麼，便該照上一回那樣，他們來了，兩挺機關鎗，掃他們六十多個……

陳：你講得太容易，上次他們是沒有戒備的，而且，這兒的防軍是這麼少！

李：媽的，防軍少有什麼要緊，難道我們雙手癱了嗎？我們壯丁隊的利害，上一次不是給日本仔嘗過了嗎？而且，他們上一次也不見得沒有戒備，東邊海灘邊黃老頭子的三間破窰便給他們丟了百多個炸彈！

陳：（繃着臉）唉，老黃也給害得慘了。險些兒一家子都死光了，幸而那天他跑了出來趁墟，你們沒有看見嗎？他從瓦堆里檢出他底七歲的孫兒那雙血淋淋的手臂、他底六十多歲的老婆只賸得半邊血肉模糊的腦袋……

趙：我說老黃不如一起給炸死好了，免得他終日魂不守舍的，哭不是哭，笑不是笑，唉，多麼可憐！

陳：還有東邊村子不是也給他們丟了幾個炸彈嗎？幸而這裡有這株樹擋了煞，不然，

他們也一定會來光顧的！

李：媽的，日本鬼簡直非把他一口吞掉不可。他們底本領就只是這樣的。儘向沒有抵抗的地方轟炸，殘殺！其實打起來，日本那些狗東西一點也不足怕的。他們底胆子簡直比老鼠還要小，你不是聽見過的嗎？上海——記不清楚是在什麼地方了，好像是在寶山吧？一個哨兵在夜里放哨的時候，他偶然放了一口冷鎗，突然日本軍隊的戰壕里轟轟隆隆的亂來了一陣大砲，他覺得很有趣，一到炮火歇了之後，他又放了一口，跟着又一陣炮火聲，他一點也不理會，在戰壕里哼起歌曲來……這樣的鬧了一整夜。

趙：難道他們底炮火不是用錢買來的？

李：這就証明他們一點胆量也沒有，好像一個怕鬼的人在趕着夜路，邊行邊唱着梆子來壯胆一樣。他們這次轟炸黃老頭子的家，聽小隊長說，他們一定以為那里是他們底軍械庫或者是軍隊駐紮的地方，所以，一連轟炸了四日……

趙：講起來又是可笑的，當他們第一次登陸的時候，用四艘電船載了百多個叫做陸戰隊的，死蛇樣的在海灘上爬下爬下，我們底小隊長也真了得，距離一百咪了，他還不動聲色，六十咪了，也不理它，一到四十咪，鎗聲一响，便幹掉了六十多個；那死不去的，捧着腦袋，像鴨子撲水似的飛遁了。

李：我們這方面，不特一根毛也沒動，反爲多了百多枝新式的傢伙和大幫子彈。（指靴）你看，我這東西也很不錯。（得意地笑了起來）

陳：死人的東西，我真不要！

李：不要婆婆媽媽了，這時候還理到死人不死人？

陳：你們別太興奮，他們這次再來，一定比上次更厲害。

李：無論怎樣厲害，我們也不怕。而且，我們底防禦工事已經大部分築好了，只差東邊一小段，今天要是能够從鄉長混蛋那裡拿到那筆公款，不消兩天工夫，便可以完成了。

趙：對啦，那筆錢實在也很要緊。他們雖然很起勁地築着，不過，有錢究竟容易辦一點，但不知道他們——小隊長和老四——到鄉長那裡討得怎麼樣？

陳：是的，不知怎樣了，現在還沒有信息？

李：鄉長那老傢伙真是該殺！媽的！

陳：日本炸彈已經丟到自己的頭頂上來了，還要死捧着荷包！

李：媽的，真不害臊，那筆錢是他自己的嗎？那是我們底公家錢，本來打算辦鄉立小學的。他竟然想吞沒公款，一天推延一天，不特連學校的影子沒有一個，他還拿了那筆錢去放閻王賬，收他媽的三分錢利息！

陳：那王八蛋真不知道是打什麼想頭！要是日本兵到了誰也沒有好處，那筆既然是公家錢，現在又不是拿來白花，是拿來築防禦工程的，他也好意思不拿出來，難道預備留下來連他底小老婆一起孝敬日本鬼子嗎？

趙：講起來，其實無論怎麼樣都是他上算，他儘管躲在家裡玩着小老婆，我們就要在

火線上「唉呀唷」的抬到腰疲骨倦，甚至連性命也保不了。即使那些錢是從他底荷包裡掏出來也是應該的呀。不然的話，日本兵一到，他所受的損失，當然會比我們大，我們單身寡漢，性命又不值錢！甚麼時候不可以「溜之大吉」！

李：老趙，你不能這麼講，你沒聽見小隊長說嗎？我們現在只有抵抗才是生路，我們全國上上下下都應該負起自己底責任，打到最後一顆子彈，流到最後一滴血，這樣，中國才有救，所以我們無論怎麼樣也不能丟開不管的！

趙：這你不用擔心，你以為我會怕死嗎？你沒有看見我第一次打日本鬼子打得多麼出力呀？你以為我會像他（指陳，輕蔑地）一樣，見了日本鬼子便害怕嗎？

陳：（不吃虧地）什麼，你說我怕日本鬼子嗎？

趙：不是嗎？剛才你怎麼說？

陳：我不過說是「擔心」，教你們小心一點，我沒有說「害怕」。老實講，要是我跟你們一樣是單身寡漢，我老早就跑到前線上去了。我怕什麼？

趙：（覺得有點好笑）呵——呵，別講風涼話了，我以為你倒是帶着你底老婆離開這裡，跑到安全的地方去好！

陳：這兒有我的家，有我的田地，有我的祖墳，我怎麼能夠離開他？（忽然覺得老趙的話有點諷刺意味，便也報復地）我以為你要是害怕的話，不如早點『溜之大吉』吧！

趙：什麼，什麼，你罵我？

陳：誰叫你先罵我？

（他們竟要動起手來）

李：媽的，打什麼，現在還是自己打自己的時候嗎？日本人的大砲已經對準我們這裡來了。我們應該大家一心一德的保衛我們底家鄉，拿我們的鎗口對準敵人！

趙：所以我說不能離開這裡。

陳：我也沒有說離開呀？

李：好了，大家都不能離開，我們大家都爲我們自己的家，田地，祖墳，我們底父母妻兒，我們要死守在這里……

陳：（同時地）對，死守在這里！

李：其實，提起打日本鬼子是沒有不興奮的。起初，我聽見說日本兵的鎗砲是多麼厲害，我也有點害怕，但經過那小隊長三番四覆地跟我們講話，他說，上海打仗，一個中國兵儘可以打得過十個日本兵的，又說我們底大刀隊把日本兵斬得捧着腦袋跪到地上叩頭啦，這麼一來，我們都有點手癢癢的，巴不得日本兵早點到來，好殺一個痛快。果然，不出所料，他們真是孱頭，膿包，比豆腐還要孱一點……

趙：如果鄉長那筆錢能够拿到，這裏的戰壕早點築好，那麼，我們總可以支持一個長期間的。

陳：可是，小隊長他們還沒回來嗎？

李：他們總該回來的了！

趙：鄉長那老東西平時總是作威作福，欺負我們，這次有那小隊長和我們的代表李四同去，總不愁那傢伙不拿錢出來的。

李：不錯，那防軍小隊長做事實在非常盡責，而且處處都替我們村民着想，這次，他準給我們辦妥的！

陳：（望大路）看，那兒兩個不是他們嗎？

李：（也望一望）是的，他們回來了。

（小隊長和代表李四，由大路上）

李：隊長，事情怎麼樣？

隊：都辦好了。

趙：（高興地）那東西肯拿錢出來了嗎？

代：（搶着說）他自然是不願意拿出來的。我對他說，這是我們大家的錢，現在拿來築

戰壕，對你也很有好處，但是他還三推四諉，說什麼這筆錢不經他手呀，什麼數目不清楚呀，什麼現在拿不出來呀……幸而我們底小隊長拿話把他壓倒了，不然

……

趙：（着急地）小隊長怎麼講？

代：讓小隊長說給你聽。

隊：我對他說，你別太囉唆了。在這個時候，只要稍為有點良心的，也斷不會眼白白，看着日本兵打進來的，這地方要是給日本佔了的話，他們當然是不分皂白地搶掠，屠殺，自己底性命也保不了，財產更不在話下，現在我們大家既然肯拿性命來保衛家鄉，而你却要把拿來築戰壕用的公家錢袋到自己底荷包去，那麼，你還配做鄉長嗎？

陳：對，罵得好，真替我們出了口烏氣！

李：不要吵，讓隊長講下去。

隊：我說，現在限你馬上就要把那筆錢拿出來，不然的話，政府知道了固然不答應，就是全村的民衆也會先跟你過不去！

陳：那麼，他便把錢拿出來了？

隊：當然不是，不過我們也不會吃虧，非拿到手不行。我還說，你再不拿出來，我有辦法把你底財產充公！

代：這麼着，他便害怕，不得不拿出來了。

李：那麼，好了，那筆錢現在怎麼辦？

隊：已經交到後方『防禦工事委員會』那裡作補充費了。

李：好！現在我們有錢了。老趙，你將這個消息傳到那邊的弟兄知道，教他們更加興奮一點……（趙下）

隊：對啦，現在我們有錢了，雖然我們并不完全靠錢，大部分的力量都在我們大家底身上，只要我們能够拿出心力來，替自己，替全村人，替國家做一點事情，那麼

，一切困難總可以打破的。現在，我們能够集中人力，財力，物力，那是最好不過的，我們應該加緊戒備，加緊工作，趕快把那邊的戰壕築好。說不定，他們這一兩天便會再次登陸的，同時還有一件很好的消息要報告給大家的，我已經通知了防軍，他們在短期內便可趕到……

李：防軍？

隊：對啦，我們能够支持到防軍到時，我們已經盡了我們一部分的責任了。不過，大家要知道，打仗雖然依靠軍隊，因為他們底作戰經驗豐富一點，但是沒有民衆的力量做後盾，單靠軍隊，仍然是不能持久的。所以，希望從今日起，我們仍然本着以前的精神，大家合作到底。

衆：對，軍民合作到底！

隊：大家總會記得我以前跟你們講過的話了。這塊地方，實在是本省的咽喉，華南的門戶，從這裡敵人可以切斷廣州和九龍的交通。這裡如果失去了，不特我們底身

家性命，父母妻兒都保不住，全省的同胞都會喪失在我們底手裡，我們要是不能在這裡死守，我們怎對得起在上海，在華北死烈的兄弟？怎對得起被敵人屠殺，轟炸的同胞？我們怎配做中國人……各位，我們都是莊稼漢，這時候，大家都該好好地在田地里工作，但是現在却弄得有工沒得做了！比方：黃老頭就變了孤伶伶的家破人亡。這是誰把我們弄成這樣的？這大家都知道是日本鬼子和他們的飛機大炮了。我們大家想過好一點的日子，只有把他們打出我們的地方！

李：對啦，我們一定要死守這里，用大家的力量，保衛我們底家鄉！

隊：敵人的侵略是沒有止境的，敵人的殘殺手段是兇狠無比的，他們轟炸我們底非武裝民衆，成條鄉村被屠殺，被焚燒，千千萬萬的婦孺的慘死，我們再不抵抗，恐怕這裡又多了無數的枉死鬼，多了無數的亡國奴了。我們既然不願做亡國奴，做枉死鬼，那麼我們只有起來抵抗，敵人從那裡來，我們把他們打回那裡去！

衆：敵人從那裡來，我們把他們打回那裡去！

(農婦携茶壺餅食上)

婦：呵，你們多麼高興呀！隊長，回來了嗎？事情可好？

隊：大嫂，全辦好了！

婦：那傢伙肯拿錢出來了嗎？

隊：是，已經拿了。

婦：那，你們也辛苦了，喝點茶吧！

代：大嫂子，不要客氣呀，讓我來……

隊：陳家嫂子真能幹。

代：這真是陳大哥的福氣。

李：可不是嗎？剛才我正跟阿坤哥談起，他說要不是捨不得離開大嫂子的話，他老早就跑到前線上去了。你看，阿坤對嫂子多麼體貼呵！

婦：教他不要瞎說了！我不靠他穿，也不靠他吃，男子好漢有種的就跑到前線上去。

陳：老李，不要調侃我了。

隊：嫂子，不要生氣呵！老李是頂好開玩笑的。其實，在這個全面抗戰的時候，我們已經分不出前方和後方了，難道這里敵人已經打到來了，還不能叫做前方嗎？陳大哥在挺着槍桿守衛了，還不是上前線嗎？

婦：隊長講得對。不過，男人實在也不應該把女人看得太低了，難道國家沒有我們女人的份嗎？而且，照你所說，在失去的土地上，女人所遭受到的苦痛比男人多出了不知多少倍，姦淫屠殺……就是單爲自己本身着想，我們也應該起來抵抗敵人的，難道我們底氣力比男人弱嗎？難道我們不能拿鎗嗎？即使退一步說，我們也可以替你們補衣服，煮飯，築戰壕……只要男人能够做的事情，我們總不會落後的……

隊：對啦，嫂子真能幹，真聰明，中國是四萬萬五千萬人的，無論男男女女，老老幼幼都該有救國的責任。

（正說着，突然轟隆隆的砲聲响着。）

李：（驚愕地）砲聲，砲聲！他們第二次登陸了！

（砲聲更响，雜着繁密的鎗聲。趙炳惶忙跑上，他肩膀上紅濕了一大塊，顯然是受傷了。）

趙：報告隊長，敵人大隊由東邊衝入，前線弟兄已猛烈抵抗，請隊長準備。

隊：（親切地）趙炳，你看你底肩膀。

趙：不怕，我的左手傷了，右手還可以放鎗的。

隊：弟兄們，敵人已經殺到這裡來了，我們跟日本鬼拚命吧！

李：隊長，你看，十多隻電船，人數不少呀！

趙：總有千多個！

隊：弟兄們，鎮靜一點。李四，你跑到前面去，叫他們拚命抵抗，不得退却。

（李四下）

隊：（大聲呼喊）弟兄們，描準我們底敵人吧，我們有的是熱血，敵人來一個打一個，來兩個打一雙！

（炮聲雜着鎗聲，更近，更密。）

李：隊長，他們退下來了。

隊：衝，衝上前去，是我們拚命的時候了！

（他們正要衝上去的時候，四五個村民惚忙退上。）

隊：弟兄們，死守呀，不要後退，打到最後一顆子彈，流到最後一滴血，我們都要死守。

乙：隊長，我們死了很多人了。

甲：隊長，他們由那邊沒有築好的戰壕那裡衝進來了。

隊：我們就算打到最後一個人，最後一顆子彈，決不後退！（一顆子彈，突然射中了村民甲的胸膛，他倒在地上呻吟着。）

甲：隊……隊……長……我……

隊：（跑上前）怎麼啦，弟兄們，快點替死去的同胞報仇呀！

（鎗聲愈來愈密，幾乎掩蓋了隊長的聲音。）

陳：（突然的受了傷，倒在地上）唉——嗚——

婦：（視狀大驚，跑上前撫陳）你，你怎麼啦！

陳：（呻吟）我，我不行了，你替……我……報仇——啦！

婦：（嗚咽着，突然抬起陳所持鎗，衝上前射擊。）

隊：弟兄們，這是我們底生死關頭了，我們要用血肉來保衛我們底家鄉，用血肉來保

衛我們底國土！

（喊殺聲和鎗砲聲交流着）

（乙、丙跟着受傷倒地了）

趙：隊長，他們衝過來了！

(遠處傳來了緊急的軍號聲。)

隊：(傾聽)兄弟們，不要怕呀！(喜形於色)我們底防軍到了，我們底援兵到了！只要支持到最後一分鐘，我們底防軍馬上就到。

(軍號聲漸近)

隊：弟兄們，援軍來了，我們衝過去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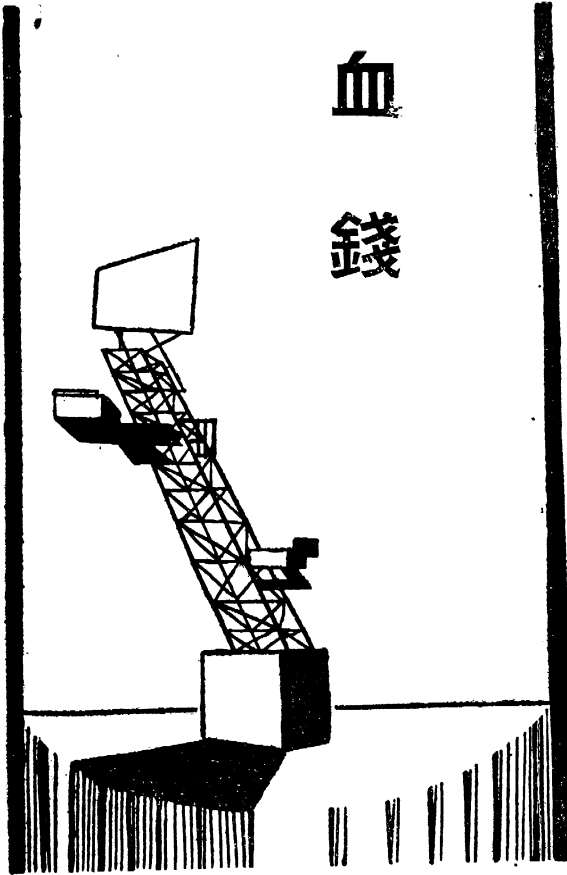
衆：援軍來了，我們衝過去呀！

(軍號聲和着鎗聲喊殺聲——幕下)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血

錢



血 錢

廣州藝術工作者協會集體改編

時間：某天晚上九點鐘，直到深夜。

地點：華南要塞附近某一鄉村。

人物：劉三伯（吝嗇，貪婪的老年人。）

劉廣福（三伯的兒子，廿八歲。）

媳婦（廣福妻，富有情感的善良女人，廿六歲。）

孫（八歲，廣福的兒子。）

漢奸（四十八歲。）

壯丁甲、乙、丙、丁。

抗戰戲劇選

二六

鄉民甲、乙。

〔景〕：一個簡陋的農民家庭。

開幕時媳婦靜靜地坐在煤油燈下縫補着衣服，三伯陸上眼簾坐在竹椅上默默地吸着煙，小福在身旁，手裡正在玩弄着一張紙，嘖——一聲，媳婦手中的衣服不經意地將枱上的剪刀推落地上，小福立刻走過去拾起，三伯下意識地睜開眼睛向着跌東西的地方望過去，從地下一直望到枱上那盞煤油燈。

劉三伯：（以下簡稱伯）燈太亮了！我說來說去，不要把燈捻得這麼亮，聽到嗎？（走去把燈捻暗。）

媳婦：（以下簡稱媳，望望他）太暗了怎麼好做活！

伯：誰叫你白天不做……（不滿地）

媳：白天？白天那裡有空做！

伯：（望着孫）唔！你又剪什麼啦？

孫：沒有什麼。（還在剪着）

伯：沒有什麼？交給我，聽到了嗎？（仍不聽，自己把紙搶過來）。哼！多好一張紙，

怎麼要剪壞牠……唔——是一張怪好的洋紙。（將紙摺好，揣在懷裡。）

孫：不！我要，我要……

伯：要什麼！我的話你也不聽啦，我说不給你就不要，聽見沒有……

媳：不要吧！好好的，等一會兒你爸爸買東西回來給你吃（耐心安慰他）ei！把剪刀拿

回來，不要玩啦！（孫不理）給我，等會兒把手弄破，流起血來又要哭啦。（仍不

聽把剪刀搶過來。）

孫：我不……我要哇……（哭起來）

媳：ei。不要哭，過來呀！我給你乾餅吃。（拿餅給他）。

伯：怎麼？剛吃過飯，又要吃餅啦！

媳：別管他吧！不然，他又要哭啦。

孫：我肚子餓……（忙把餅放在口裡，只咬了一口。）

伯：（把餅從孫手中奪回）餓！哼，你爺爺還沒有餓，你倒餓起來，餓也得忍着……怎麼，還哭，呀……

媳：小福，不要哭。聽媽說：等一會兒爸爸回來，喊爸爸買給你。

孫：爸爸！……怎麼爸爸現在還不買東西回來呀？

媳：（有點兒不放心地爸爸）爸！這幾天來聽說外面風聲吃緊，真的嗎？

伯：管他緊也好不緊也好，反正跟我們一點兒也沒有關係。

媳：聽說三爺他們都走光啦，怎麼我們還不走哇？

孫：是的！大寶他們也走光啦！又沒有人跟我一塊兒玩，媽！我們都搬到他那兒去不好嗎？

伯：搬走……我才不走。

媳：今早天剛亮起來的時候，砲樓的打鑼底警報聲剛剛停下來，東洋鬼子的飛機就來

到啦……後來隔壁老媽跑回來說，南橋頭那兒給炸得一塌糊塗了，還有那個老頭兒來不及逃出，也給炸死了……說不定我們這兒也……

伯：南橋頭給炸壞嘍？這是命中註定的。如果那兒的人不去當壯丁，少說幾句「打洋鬼子！」哼，一定不會炸了，就是炸，也不會炸得這麼利害。做壯丁！……好吧……打洋鬼子？……

媳：前幾天土地廟也炸了，難道也是爲了做壯丁嗎？

伯：（沒有聽見，仍繼續說）我們那裡跟他們拚得來，人家有大炮船，又有飛機，人家的大砲多利害，你還不會去跟他們火拚，早就給人家轟得一塌糊塗，總是我们老百姓來遭殃……

媳：我們也有飛機和大砲船呀……

伯：（搶着說）有飛機和大砲船？哈哈！（冷笑）有種的，幹麼不跑到人家那兒炸個痛快？只懂得拿自己人出氣，可是鬼子一來，早又逃光啦！

媳：前幾天不是說我們在上海打了勝仗嗎？

伯：如果真個打勝仗就好啦。那現在鬼子還會一樣地來丟炸彈，放大砲嗎？

媳：這是財哥回來說的，難道他也扯慌嗎？

伯：亞財那傢伙才不要信，整天都跟那些壯丁隊去幫那些什麼軍來掘戰壕啦！搬泥啦

！不知鬼混什麼……吶，廣福這孩子半個月來一有空就跑去找這些搗鬼的傢伙鬼混！哼，你等着看吧——他，他總歸有一天……

媳：做壯丁不好嗎？

伯：好？怎麼日本人倒要來炸呀？就是他們去惹惱了日本人，不然，哪會好好的要打過來呢！

媳：如果這裡不是有了壯丁和軍隊，我看，早就跟姚家村那樣的一下子給日本鬼子登陸了。

伯：這就是天意，活該。

孫：媽媽！我累啦。

媳：來吧！跟你去睡覺好了。（安置他睡好）爸爸！不過，我們總得想個法子呀，難道我們就眼巴巴看着等死嗎？我們也搬去大寶那兒不好麼？

伯：搬去？……我們那裡有錢搬走哇？你們一定要搬走你們走好啦；我就死在這兒也不走。這間房子是祖先留下來的，我們怎好說放下不要呢！……

媳：不過，我們不是還有幾十塊錢嗎？

伯：（眼巴巴地望着她。）好吧！夜已經很深了……（用別的話扯開）你也該去睡啦，活計也留到白天做罷，煤油這麼貴。

（遠處有隱約的狗吠聲。）

媳：是的，夜已經很深了，幹嗎小福的爸爸還不回來呢？平常總是回來的時候了。
伯：別管他，我看快要回來了。你先去睡好啦，還是等我來候他罷。

（媳婦入。）

（三伯看見她進了去，就走去關好外門，又看看屋門，跟着把燈拿到床邊去，看看孫子睡熟了沒有，然後把燈放在神檯上，把暗藏在地板下的小錢箱子取出，又把燈一起拿去放在原位置，把燈扭亮了，便慢慢地把錢箱裏的錢一遍又一遍地數着。）

（門外的脚步聲急速地由遠而近，他便忙把錢放回箱子，馬上安放地板下，脚步聲停止，一陣急促的敲門聲。）

伯：（白語）怎麼現在才回來……

（去開門，一個陌生人上，原來並不是自己的兒子，心裡着實有點兒慌張。）

伯：你是誰？

漢奸：（以下簡稱奸）我是前村的……

伯：你來幹什麼？

奸：沒有什麼，老伯伯，請你不用慌，找個地方給我藏一藏罷。

伯：藏一藏？你到這兒，來幹什麼？

奸：唔，沒有什麼……現在外面有個人緊追着我，請你找個地方給我藏藏吧！

伯：不行，我這兒沒有地方給你藏。

奸：請你行個方便罷，（指媳婦屋子）……！那間屋子不行麼？

伯：（猶疑地）行——是行的；不過（瞧他一眼）不！你，你還是走好啦！

奸：（有點兒會意）謝謝你！給我一個方便吧。（在懷裡掏取了四十塊錢鈔票）唔——這

兒是四十塊錢。

伯：（猶疑不決，將錢接過來數完，搖搖頭，又交回給他）不行，你還是走吧！（媳婦

聽見了慢慢地走出，但是誰都不曾看見。）

奸：爲什麼呀？（領會他的意思，又掬取一搭鈔票）都拿去罷。

伯：（把兩次的鈔票重數一遍，點頭，示意叫他進去。但一眼看見媳婦在旁。便馬上

把鈔票揣在懷裡，漢奸正想走入去，媳婦阻止。）

媳：爸爸！這是我的屋子，不能夠亂給人進去的。

伯：不要緊，他一會兒就走的。

媳：不行，我的屋子不能夠亂給生面的男人進去的，萬一小福的爸回來曉得我收藏別

的男人，在屋子裏那一定……

伯：怕什麼？小福的——爸！誰敢說我。

媳：不行，他是什麼人呀？

伯：你別管這麼多……走開，給我走開。

（媳婦無奈，只好走開。漢奸急忙地入，三伯替他關好門。）

媳：（眼睛盯着他片刻）爸爸！他究竟是誰呀？你怎麼亂給他跑進來。

伯：他——？說是前村的……

伯：前村的？哪怎麼不回去，偏偏要藏到這兒哪？

伯：你不要管這麼多的閒事……

媳：爸爸！你幹麼要把他藏起來呢？

伯：他，他給……唔——

媳：你——爲什麼貪他這點小便宜？

伯：你曉得什麼！

聲：（外面傳進來。）不見了，怎麼？

聲：是的，走了進去……

聲：只管進去瞧瞧吧！

伯：（很驚惶，一陣敲門聲；他定一定神才去開門）誰？

聲（甲）：是我們呀。請三伯開開門！

（門開。四壯丁入，甲手拿着鎗，其他都拿着火把之類。因爲人聲太嘈，孫醒，

坐起身來。）

伯：夜深了，你們跑來幹什麼？

甲：因為剛才我們有個弟兄看到一個漢奸在那裡偷繪地圖，他就立刻來報告啦，誰知我們跑回去的時候他已經逃走啦，所以我們只好四面去找。有人說看見過這樣的一個人跑過這兒，不曉得你看見了沒有？才進來問問你。

媳：漢奸？……（又望望三伯）

伯：（立刻搶着說）漢奸？……沒有看見過。

（媳婦仍想說下去，但給三伯怒目制止。）

丙：怎麼？沒有嗎？……

伯：真個沒有，嗯——還是請進去瞧瞧吧！

甲：不必啦，不必啦。

乙：（四邊望望）好吧！我們走了。

（壯丁在廳四週尋視一遍。）

壯丁們：好，再見！

(兩人不語。三伯瞧他們走去，即關好門。)

媳：漢奸，私藏漢奸……(毅然地跑去開門。)

伯：你到那裏去？(媳被阻止。)

媳：我？我去告訴他們，喊他們回來……

伯：喊他們回來？哼——！

(漢奸出，恨恨地盯媳婦幾眼。媳婦無奈，慢慢地踱回屋子。)

伯：呵，(……)先生，他們已經走遠啦！

(漢奸匆忙走，但剛到門口又轉回身。)

奸：老伯，請你告訴我到王家村往那條路走最好？

(三伯看看他，不答。從袋中拿出剛才收到的鈔票來數。漢奸會意，再從懷裡取

出一束鈔票)

奸：老伯(……)——(……)！你拿去吧。

(三伯將鈔票放回，接過鈔票來數一數點頭。)

伯：在這兒一跨出門轉左，有一條小路，就朝這小路走，碰到一個大荒地然後轉右，再走過一排大竹林子那就可以看到王家村了；而且這條路是很少人走的。

奸：謝謝你！（忙着走去。）

伯：喂！——請你不要把這個事情告訴別人。（他有點不大自然地慢慢地踱過來。）
孫：爺爺！那人是誰呀？他幹嗎要來，幹嗎給你這麼多錢呵？

伯：別多嘴，快點睡覺吧！

(孫仍坐着不動。媳婦驚恐地拿着一把刀上。)

媳：爸爸，你看呀！（將刀遞過去。)

伯：唔？那兒來的呀！

媳：我進去的時候，剛要睡覺，誰知就碰上這個東西了，拿起來一看，原來是一把刀。
你看！一定是那個人忘記帶走的。

伯：（用手指在刀上彈一下。貪婪地）唔——是一把上等的好貨色，倒也值幾個錢，不過，可惜有點生鏽。（用手指去揩，見是血，大驚。）噫——血！

（一陣脚步聲，跟着敲門）

聲：快點開門！

媳：誰呀？

聲：我呀！廣福哥給人家暗算了，快開門吧！

媳：（急往開門，鄉民甲，乙扶廣福上，他滿身是血，兩個很慌張）呵！怎麼弄得這
個樣子！

乙：給他休息休息再說吧！

（甲及媳婦扶廣福坐在靠椅上，孫也跟着跑下床過去。）

三伯：怎麼？跟誰打架呀？

乙：不！沒有跟誰打架，剛才我問過他，他說碰上一個穿白衣服戴毡帽的漢子朝北邊

，那條小路慌慌張張的跑過來，一言不發，那人就一刀刺過來，傷了他的胸脯，你看！——他話也說不出來了，一定是傷得很重的。

媳：啊！

伯：啊！（眼睛像死一樣地直望着，手中的刀不由自主地掉下）穿白衣服，戴——白

帽子——

媳：爸爸？就是剛才那個——

乙：別發呆啦！快拿點水來把他的血洗去吧！

（媳去取水）

甲：真奇怪啦！廣福哥一向對人都怪好的，從來就沒有聽說過他有甚麼仇人，怎麼會有這種事情發生呢！？

（媳上。）

乙：可不是嗎？本村的人都說他脾氣的最好，有空起來不是談談天就一定是幫防軍掘

戰壕，別說是打架，就是跟人吵嘴也沒有過，我看，這事情倒有點兒奇怪，唔——聽說外面的風聲不大好，說不定這條村子混進了很多歹人，是嗎？老伯父？（三伯只是呆着不响。）

媳：爸爸，我看，一定是……（轉向二鄉民）請你們快去鄉公所報案吧！這個事情，不能不又麻煩你倆跑一趟，不查個水落石出是不行的。

甲乙：好罷！

乙：你好好的招呼着他，我們立刻就去。（同下）

（廣福呻吟聲大作）

媳：呵！怎麼，很痛麼？

孫：爸爸……爸爸。

廣福：哎喲！（抬頭凝視他的妻，再轉望他爸爸，他的兒子，然後輪視着廳的四週，留戀似地，緊握着兒子的手）我，我已經不行啦，那個……那個穿白衣服，戴

……戴毡帽子的……哎喲！（呻吟漸弱，突然停止，媳婦瞪視着他，號哭起來，孫見這情形也哭起來。）

孫：爸爸……爸爸。

媳：（見丈夫死去，無奈立起）呵，廣福！我害了你。（恨恨盯三伯一眼，決然地走

出門口。）

孫：爸爸，爸爸……媽媽……爺爺……（全無應聲。）

（三伯木然地立着，悲苦而又沉痛地望着那死去的兒子，用手去摩他的前額，鼻孔，胸脯。又看一下在哭着的小福，低頭看看丟在地下的刀，拾起，沉痛地望着有血跡的刀，用力地握着，而又不自覺地把刀從手上跌下。這時孫的哭聲已停止，呆呆地望着公公。他重又把袋中的鈔票取出，審視一回，慢慢地用顫動着的手，一張一張的將鈔票撕了，拋在地下。）

孫：（莫明其妙）爺爺！你爲甚麼要把鈔票撕碎呀？

伯：（一下把剩下的鈔票撕掉，猛力丟到地上。）這是血錢？這是漢奸買你爸爸性命的

血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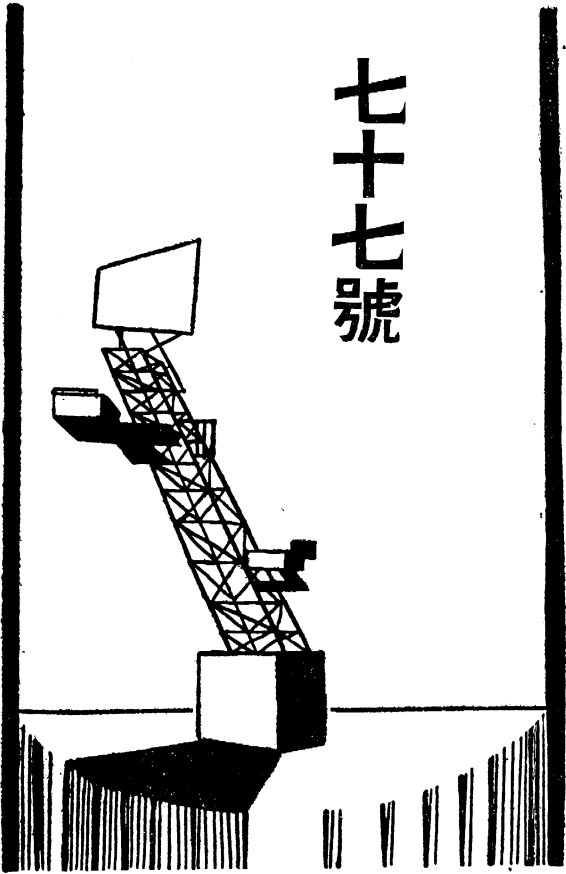
〔幕急下〕

〔註〕這個劇本是從「聯華交響曲」中一個電影故事——陌生人——改作的。

一九三八·一·廿六·

抗戰戲劇選

七十七號



七十七號

(三幕劇)

春冰
寧娜
繁星
葆生

(時) 民國廿六年

(地) 華南某大商埠

(人) 芳子：間諜領袖，卅多歲，美麗，潑刺，機警，能操中英語，及中國各種方言。

龜井：芳子助手，四十多歲，當地有名的「支那通」。

李東：廿多歲，迷戀芳子的一個留日學生，少爺型的青年。

英秀：李東的未婚妻，十九歲，某愛國團體的工作者。

徐良：某愛國團體調查隊長。

殷貴：漢奸之一。

抗戰戲劇選

四五

愛國青年男女若干人。

警探若干人。

漢奸數名。

第一幕

某大旅館的新娘間 (Bridal Suite) 佈置華麗，各式燈光輝煌；內有收音機兼留聲機，電話，及名畫，鋼琴的陳設。

(開幕時，舞台上全部黑暗，緊急的叩門聲，從外面傳來。芳子的聲音先問是誰，但無人答應；她開始着急地跑出來，開了燈，在燈光中看見她招手，通知剛剛探頭出來的龜井。龜井拿出手槍，站在芳子背後。開門時，見是李東，芳子

才安心了，嘆了一口輕鬆的氣。李東是以熱烈的情人的態度出現的，看到芳子冷淡的反應覺得驚訝。及至芳子把房門用力砰的一聲關上，李東才發覺了她身後的龜井；咳嗽一聲，然後整理衣裝，改爲較莊重的態度。）

芳子：（見李東訥訥不能言，示意龜井入內，目送龜井進去，裝做安閒地）你怎麼這時候纔來？

李東：（驚魂未定）不得了，不知道怎麼回事；這幾天來，總有人追着我似的，繞了幾個灣子纔跑來的。

芳子：（勉強一笑）你真是小孩子，怕什麼？（忽然一轉念）——不過，你來到門口的時候，有沒有看見人跟着你呀？

像沒有，（畧一轉想）你不是說過你這個時候不在這裡嗎？

芳子：（戰畧地）我有點頭痛！（以手按頭）本來約定往龜井那裡去，因爲我病了沒去，他倒先來了。（說完，就坐在沙發上吸香烟，將烟噴成圈子，凝視着，然後慢

慢地問了。）你去黃秘書家裡，有沒有聽到什麼重要的消息？

李東：（好像受了委曲的小孩子似地）今天黃秘書家裡客人很多，黃太太一定要我拉梵啞鈴，嘮嘮叨叨的說了許多我懶得聽的話；我那裏有心思聽她的？你知道的，我一心想見的是你呀！

芳子：（嫣然一笑的站起來，走近李東的身邊，把手拍了他肩膀一下。然後退一步，臉沉下來，聲也跟着嚴肅起來。）昨天我囑咐你的事情怎麼樣了？

李東：是說你要辦公司，要我找書記的事嗎？有一個女子，是我很熟識的，她是有經驗的女書記，工作是不錯的。

芳子：——關於電器機械的人材呢？找到了沒有？我這公司是以電器爲主的呀！

李東：認識是漸近認識了一個，是那個女子無意中介紹給我的，可是怎樣和他商量；怎樣叫他到這裏來呢？

芳子：「——那麼，就先找到那女書記來，我自己想辦法吧，況且，我這裡也等人用。」

李東：（遲疑。）好——可是那個女子是和我很熟的，我又不大想要她知道我和你的關係。

芳子：傻東西，怕什麼？（用手指裏面）那是我的舅父，他是很利害的，不比你那女朋友可怕嗎？難道因為怕他，我就不同你來往？

李東：（放心了）你命令我做的事情，我一定盡力做到。

芳子：（微笑的走前）好吧，我很希望你永遠對我一樣。

李東：（關心而又怯懦地，握着芳子的手）近來你爲什麼這樣的忙呢？

芳子：（冷淡的）沒有什麼，還不是跟平常一樣？偶然有點心緒不寧，怎能算得忙呢？

李東：怎說不忙呢？天天找你，也找不到，總在外邊跑，連飯也很少在家吃。多

麼辛苦呀！爲了公司生意，儘可以吩咐職員和工人去辦呵！

芳子：我最不高興假手於人。你可以不必爲我操心啦！（走到琴邊，翻着樂譜，換了一個話題，態度又溫和了很多。）近來有些什麼新的樂譜製作嗎？

李東：昨天寫了一首小夜曲，可惜忘記了拿來，要不是，現在可以彈給你聽了。

（也走到琴邊，同芳子一起翻樂譜）。那小夜曲是我寫來特別獻給你的。

芳子：（微笑了一笑。）明天拿來給我吧！現在彈個歌兒給我聽吧！

李東：（受寵若驚地坐下來。）好呀！很多日子沒有好好地坐在你的身邊了。等我們快快活活的彈琴吧，你歡喜那一個曲子，我彈給你聽。

芳子：（翻出一首很通俗的歌兒來。）你就唱這首歌兒吧！

李東：怎麼？（一轉念，便又不出聲了。他一邊彈，一邊望着芳子唱。）

芳子：（自語着）是誰辜負了我們？（等李東剛彈完了那歌兒，就急走到枱頭去翻日歷；好像有些心事；她一邊計劃着，忽然很着急的）東，那個女書記，你快點兒帶

來見我行不行？

李東：（走到她身邊）唔，當然可以！那我就找她來見你吧。（還想說別的話。）

（龜井上。）

龜井（看見李東還沒有走，很奇怪而不高興地看着他們）原來李先生還沒有走哪！

李東：就走了，剛才芳子姑娘要我替她彈琴！

芳子：龜井 *Sai*，是我請李先生彈琴的。你聽見了吧？（立刻嚴肅地）現在幾點鐘

了？

龜井：（看着手錶）兩點半鐘。

芳子：（急忙地）李先生，今晚五點鐘的時候有空嗎？我想那時候見你。

李東：（略為想想）空是有的，有什麼事嗎？

芳子：是，現在我還有點別的事。那麼我們就在今晚五點鐘在東南公園再見吧。

李東：（以為這是對付龜井的密約，會意地。）好，我們今晚再見。龜井 *Sai*，再

見。

龜井：再見。

李（東下。）

龜井：（大笑，芳子莫明其妙的看着他。）哈哈！

芳子：什麼事這麼好笑？看見希希罕兒了嗎？

龜井：（帶笑的說——可是有點兒卑視。）我笑的是李東這寶貝。你會看過有誰和他一樣的無用而又痴情嗎？

芳子：（覺得有些刺激，笑了一笑，臉又整了起來。）李東是只有一個，不過，他對於我是很有用的。

龜井：（坐在沙發上帶點諷刺和質問的神氣）有用——怪不得——喂，剛才你和李東在外邊這麼久，幹了些什麼呵？

芳子：甚麼都沒有。

龜井：甚麼都沒有？

芳子：（對龜井的懷疑有點不高興）有甚麼你也管不着！你以為我幹些甚麼事呢？
哼！女書記是有眉目了，他老是不肯走，所以我才叫他彈琴叫你出來的。誰叫你不想法子趕他走？

龜井：（疑信參半的哦！）我還以為你和他有個人的事呢！你不是說我管不着嗎？
芳子：好了，好管閒事的先生，我請你記得，我們是特務機關派來的職員，你並不是我的丈夫！（走到沙發後邊，站在龜井的背後按電鈴。）

（漢奸殷貴上。）

芳子：你到東南公園去等李東。一路上嚴密的監視他！回來報告我。要是甚麼不軌的行動，就隨時結果了他！

殷貴：是，是！（下。）

龜井：（看芳子的行事，比較滿意，把剛纔的狐疑和敵意消滅了。站起來，反而

關心的。)芳子，你應該明白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我們國內的情形，未可樂觀；在這裏大部份的支那人都恨死我們了。想在支那做點工作，真不容易。比起『九一八』以前，真有天壤之別了！

芳子：(默然無語。少頃，勉強的一笑，走來坐在沙發上。)我在中國二十年了，自從『九一八』以來，我也做過很多的工作，可是沒有像目前這麼困難和矛盾的，可是我們也不要因此灰心。多幾個李東給我們用，再多派飛機到處在各重要都市去投彈，這樣一來，還怕沒有工作的機會嗎？

龜井：(慘然一笑)有機會沒機會，我們都要工作，我們的性命不是早交出來了嗎？除非戰爭早日結束，不然，這許多暗伏着的危險，隨時可以要我們的性命！

芳子：(站起來)龜井君，你不能這樣講話！(龜井怕了，低下頭去。芳子轉了個話題。)最近我又從新佈置了這間房。你看燈多了，不是方便得多嗎！電燈忽然暗了是表示危險，電燈亮了是平安；紅色是警報。如果聽到這兒琴音是表示叫人，進行曲

是預備武器。(走到牆邊鏡框前面去)這後邊安裝着了 Mike。外邊如果有誰說話，裏面可以聽到消息，裏面就立刻可以用無線電把牠傳到祖國去，或者是上海駐軍司令部。你看，芳子到了兩個星期，一切佈置，不是比從前更便利了嗎？(像鑑賞自己的成績似的，她望了望房子的周圍；不覺得意的微笑，但忽然又想起)那發報機壞了，要趕快找人來修理纔是！

(漢奸若干人上，運來一包一包的東西，芳子親自檢查過。)

芳子：送到裡邊去吧！

龜井：都到齊了嗎！

芳子：齊了。(隨手拿起一包解開)

(漢奸搬物入，只剩下一個人等候命令。)

芳子：龜井 San，你把手鎗拿出來分給他們吧。

龜井：嗯(龜井下。)

芳子：（對漢奸。）你把這包火箭，分給你們的夥計。等我通知你幾時放射。在街上小心點，千萬別洩漏消息！

（龜井及大隊漢奸上。）

芳子：分配妥當了吧？

龜井：妥當了。

芳子：他們把成績報告了你沒有？

龜井：還沒有哪，現在你們把日來的成績報告出來！

漢奸：你昨天囑咐我去找放火箭的。那一批人都已經找到了，每個人五塊錢一次。只等候你頒發火箭，到時候發放就行了。

芳子：（點一點頭）很好。（對另一漢奸）你呢？

漢奸乙：我已經買通了車站和郵局旁邊兩個歇了業的舖子的老板叫他們遞送消息，把往來信件派送。遇到可疑的事，即刻來報告。其餘的事情也照辦完竣了？

龜井：你也不錯。（他把眼睛嚴厲的盯着漢奸丙。）

漢奸丙：（被龜井盯着委實是徬徨，不等他問。）我，我也把事情辦……辦妥當了……

芳子：甚麼事辦妥了？

漢奸丙：（更爲不安的）信，那信。我已經送去了！

龜井：（一聲不響地走過去，一把撕開了他的衣服，看他另外有一個符號）你這東西是那裏來的？（漢奸丙一時答不出。）

芳子：（對龜井做個眼色，示意叫他把他帶到密室去殺掉。）你們單獨去談一談吧！

龜井：（看一看全體漢奸嚇青了的面色，對漢奸丙。）到裡面去！

漢奸丙：我……我……（臉孔青白，恐怖異常，但看到龜井的嚴厲又不敢違抗，戰慄地跟了龜井走進密室。）

芳子：（對其他發怔的漢奸）你們都先去，明天再來！

（裏面已傳出「碰」的一聲，大家靜默着，知道漢奸內被結果了。）

芳子：他就是你們的榜樣！一個人總要忠心呵！

（漢奸齊下。密室中傳出微弱呻吟聲。）

芳子：（剛想入密室，忽聽到敲門的聲音，討厭而急切地：）誰呀？

李東的聲音：是我呀，李東。

芳子：（走過去把門開了。看到另有一女子同來，就把她仔細地端詳了一番。）

請進來。

（李東，英秀上。）

李東：這位是武英秀小姐，這位是芳子姑娘。

芳子：武小姐，請坐。

英秀：（客氣的）多謝，芳子姑娘。（也把芳子加以分析的眼光，然後坐下。）

李東：（走過芳子面前）這就是我替你找的女書記，請你斟酌！（坐下。）

芳子：哦，原來武小姐肯來我們敝公司幫忙，很好！

英秀：聽李先生說你要一名女書記，這種工作倒是熟練的，聽見了我很歡喜，所以跟了他來見你。

芳子：（對英秀的態度似高興。）不過，我們這公司性质上有些特別，職員的待遇很好，可是對公司也有異常重大的義務。李——（轉念）現在我們單獨談談吧。

李東：（會意）對不起，我先走了，你們談談吧。

英秀：你到那裡去？

李東：我有事情，歇一會兒要到東南公園看一個朋友。（看了芳子一眼然後下。）

英秀：（對芳子與及她的屋子似有所得；表現出小心而歡樂的態度，使芳子不能察出。）芳子姑娘，李先生也是這公司的職員嗎？

芳子：不，他是我的好朋友，個人幫忙的。——你同李先生是老朋友嗎？

英秀：不，我老實告訴你，我是他的未婚妻。我知道他追求你，我不反對，可是我要求你不要令他失望，失戀了他真會自殺的。

芳子：喔，很好！原來武小姐是一個利他主義者。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我和他的關係，是 *Perfectly Business*！

英秀：那麼，我來當芳子姑娘的書記，大概要作些什麼工作呢？你知道，我是一切不辭的。

芳子：（畧爲思想）大概都是管我的私事，公司的事，要等到將來纔可以告訴你。（忽然把題目轉了）英秀小姐，你從前是在甚麼機關恭喜的呀？

英秀：（已有準備，不加思索的）從前我是當小學教員的，但因為某種關係，被那般強盜捉了去，關了兩年多。後來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女書記的位置，因為我母親不是中國人，被他們查出來辭退了。現在只有用非常的方法，運點鎊鏰出去，賺錢糊口，將來有錢的時候，我一定向從前壓迫我的人報仇！

芳子：是的！誰欺負我們，我們就對誰報仇！你府上還有些什麼人呢？

英秀：（感傷地）像我這樣的人真是不幸！我父親自從同母親回國後，兩人感情就不好。我母親是前田河晶子，是一個有名的藝人，她就拋下了我自己走回去了。父親自從到冀東我們親戚殷長官那裏，到現在沒有消息，生死都不知道。（漸漸要哭出聲來）。現在自己又失業，若不是芳子姑娘答應照顧我，我真不知道怎樣活下去了。

芳子：（對英秀的一番話，有着私心竊起的同情。）這沒有多大關係的。英秀小姐大可放心；只要你一心一意帮我做事，我會體諒到你的苦衷，隨時援助你的。我現在決意請你做我的書記啦。我們共同對仇人報復。

英秀：真是，幸而見到芳子姑娘，給我機會，我真是萬二分的感激！，以後我願意永久替你服役，到粉身碎骨為止！

芳子：（滿意的帶了勝利的微笑，走到英秀身邊坐下。親密地）我告訴你，這女書記的條件，是要胆大心細，她隨時會遇到試驗。若是失敗了，恐怕難以走出這個範圍

——你慢慢就會知道了，我什麼都不瞞你的。

英秀：請芳子姑娘不必客氣，你吩咐我做什麼，我沒有不願意的！

芳子：（畧爲嚴肅的）公司的事，你知道這不是普通的事情可比，Business上，對外邊的人是應該絕對守秘密的！

英秀：這本來是職業道德，我對外邊任何人，都絕對守秘密，你放心好啦。

芳子：那麼對李東呢！

英秀：我負責做的事，我是不會告訴他的。對於他，我只是你的女書記。

芳子：神祕地九月十八早那天，會有很多人等你指揮和監視。

英秀：（明白而沉着地）我很願意替你擔任這個職務。

芳子：你須知，我的安全就是你的安全，我的危險也就是你的危險。（拿錢給她）這是五百塊港紙，給你安家的。……不過在你擔任這重大的工作前，照我這裡的規矩，你應該先做一件事，使我們相信你！

英秀：好的，任你要我做甚麼事！

（忽然有着很急的敲門聲。芳子拿抽屜裡的手槍，授英秀。）

芳子：（低聲的）不管他是誰，也許是李東。你就對準門外那個人放槍！
英秀：是（走過去，不敢看地對房門放槍。砰！）

（槍聲發後，燈火立刻熄滅。）

（幕下）

第二幕

時：距離第一幕一個星期。

抗戰戲劇選

景：同一個酒店樓下舞廳旁的一個大房，佈置簡單，有幾件用具和電話。

（開幕時徐良正在打電話，旁邊舞廳的音樂聲隱隱地傳過來。）

徐良：什麼？就在今天晚上？好——我預備好了。

（兩下扣門聲。徐良放下電話，走去開門。進來的是英秀。徐良出乎意外，幾乎不知道說甚麼好了。）

英秀：你想不到我會來是嗎？你不大願意我再到這裡嗎？

徐良：（鎮靜了一些）不，我倒很想見你——不過想不到你這個時候會來。（一停，諷刺地。）你最近這一個星期的生活一定很快樂很幸福的罷？

英秀：徐同志，請你不必這樣和我講話，我是有重要的事情來報告你的。

徐良：（凝視英秀一會）你所要說的事情，我差不多已經完全知道了。

英秀：（微怒地）好！你知道了就不用我再說出來了。不過，我所要告訴你的，是現在新認識了一位朋友，他是……

徐良：（不耐煩地）得啦，你認識的新朋友於我有甚麼關係？

英秀：於你個人當然沒有一點關係；但對你的職務却有很大的關係呢——他是一個「友邦」人，一個著名的支那通。

徐良：（這時的態度改變了）真的嗎？他現在在那裡？

英秀：就在隔鄰的跳舞廳。

徐良：也好。請你引我見一見他吧。

英秀：（慢吞吞地）哼！我認識的新朋友，於你有甚麼關係？何必一定要見他呢？

徐良：（他急切而且嚴肅了）請你別再開玩笑了。爲了職務的原故，起先我們都懷疑你不忠於夥伴，足有一個星期不見你來這裡工作了。同志們都說你有了外遇便不顧得工作。但是現在我了解你了。

英秀：他們不了解我也怪不得他們。有些工作是要同志們大家討論，大家一致做的；但是有些却非保持他的祕密性不可。這次事前我不通知大家的原故，就是因爲這

是機要的特務。爲了多探聽他們的內幕，所以不得不常常和那「支那通」來往。龜井因爲想利用我，又因爲對芳子嫉妬，故意表示對我要好，而且十分信任我。他把甚麼事情都告訴我了。（畧停），哼！日本在華南設立的秘密機關，通通被我探出來了。（指着右邊）這所華貴的旅店，就是他們開的，他們的總機關，就設在那裡。

徐良：（驚奇之餘，一轉念很高興地）那麼，你能把那龜井引來這裏，我們想法子把他結果了，那麼那日本女間諜芳子就失去了助手，不怕不容易擒拿她了。

英秀（決定地）好，你先找幾位同志在四下埋伏，我約他來密談，等我把桌燈熄滅，那就是一個暗號，你們就一齊動手好了。

（英秀出，徐良拍手招了幾個青年出來。）

A：剛才是不是英秀回來了？我在裏面正查着一批文件，所以沒有出來看看。

B：哼，她正在享福，還會記得回來嗎？

C：我聽聲音也覺得有點像她。

徐良：（勸解地）英秀剛從這裏出去，她等一會會帶一個人回來見我們。

A：不見！我們拒絕見這些專門玩弄女性的達官貴人。

B：前天黃昏時候，我在公園散步，一面想探取一些消息，遠遠看見一對情侶很親密地走近來，你猜那是誰？原來就是英秀和一個有仁丹鬚子的男子。我向她招手，可是她却驕傲地把頭轉過去作爲看不見我，後來便拉那個男子向左走了。

C：她不只不回來和我們一起工作，照這樣背叛團體口無同志，說不定還會把我們的機關洩露給敵人呢！

徐良：不對，這是你們誤會她了。她這一次悄然地離開我們却是要幹一件出色的工作呢。（音樂聲止）你們聽，外面的音樂停止了。快，她快要進來了，大家往四處埋伏，聽我的號令，我們要去做一件重要的工作。

（徐良，A，B，C等敏捷地埋伏。英秀與龜井出場。）

龜井：（微微有點醉態）蜜斯武，你今晚真漂亮，全場跳舞最好的，就只有你，我

真可以自豪哩！

（英秀沉默不語；不時望望枱面的桌燈。）

龜井：嘖嘖叨叨地一串話。○芳子太不自重了，那一處可以比得上你呢？她還要時常擺起架子扳着臉孔，命令人做事；可是自己却和李東整天鬼混，簡直不把我放在眼內，真是豈有此理！李東這小子在我們那裏留學十年，什麼也不懂，惟一的本領，就是做些風花雪月的詩歌，溫情主義的小說，拉拉 Violin，買買芳子的歡心罷了。

英秀：（畧微有點難過，但勉強一笑）李東這個人真是一點用處都沒有嗎？芳子是一個聰明人，難道都看不出來反而要和他戀愛麼？

龜井：就因為芳子是一個聰明人，所以才和他要好哩。你看，他被芳子利用完了的時候，他的死期就到了。我愛你却是真心真意的，我們還可以做一世夫妻呢。（他逼近英秀，想擁抱她。）

（英秀一邊退，內心憤怒已極，行近桌邊，正伸手要按電門。突然門外扣打聲

很急促。跟着，門開了，進來的是李東；看見英秀和龜井的神情和英秀的窘態他本能地高興起來。）

李東：（他不再怕龜井了，示威似地，對英秀）昨天約你去吃晚飯，爲甚麼又失約不來呀！

英秀：（有意對龜井親密表示。）因爲龜井San約了我去。

李東：（氣得不說出話來。對龜井舉着拳頭）你——！（轉對英秀）你——！

龜井：（諷笑地）武小姐的舞技真好，全世界恐怕也找不出第二個人來和我配合的了。（畧停）啊，音樂又响了。武小姐，我們不要管甚麼閒事，再出去舞一回好不好？

英秀：好的！（對李東）芳子姑娘在那裡等你好久了吧，跑來這裡做甚麼？你先去吧，有事明天再說！（她預備李東走了關電門，但是李東偏偏站在門口不走。）

李東：我偏不走，看誰能把我不怎麼樣！

（英秀無可奈何了，只得三人齊下。）

(啞場。裡面拍了三下手掌，沒有人應，徐良等走出來。)

徐良：奇怪，爲甚麼又走了！

A：哼，英秀開你的玩笑罷！

B：真是胡鬧！哼，我不是早說這人靠不住嗎？

C：我老早已經說過，公事不能用私人的感情用事，你太相信女人，現在已經受了一個大教訓了！

A：早知如此，我們何必等她甚麼烏信號，不如早些開鎗把她一起打死還好哪。

徐良：(打破了自己的沉默，堅決地)大家不要着急，就算是這回受了欺騙，好在我們的工作同志有許多，總不至於把他們放過的。不過，我總以爲你的觀察太膚淺了；英秀是一個忠誠的同志，依她過去的工作，我相信她決不會出賣祖國！

A，B，C：(一齊)那麼她騙了我們和「龜井」一起逃走，又有甚麼解釋？

徐良：(沉思，既而決然地)今日是九月十二日，在三天以內，一定有事實答覆各

位的疑問——

A：那我們只有希望事實不要再使我們失望了。

B：（正要抗議）我——

（門開了，英秀與李東出，衆人以懷疑和忿怒的目光注視英秀和李東。）

英秀：（知道大家都對方才的事懷疑和不满，走到徐良面前）我知道你們正在討論我，我也知道你們預備審判我。我們不必研究剛才的事情，剛才的變計，是臨時的需要，我將自己的罪狀已經帶來了！（指李東）你們看，就是爲了他，我的未婚夫，但同時他是一個漢奸。

（李東手足無措，面色突變；A，B，C各人聽了，都騾動起來。徐良止着大家。）

徐良：（笑一笑）我很佩服你的勇敢和坦白，可是我早已知道了。我得到一件禮物，老早想送給他了；今天見了面，我還是當面交給他好。

(徐良從衣袋內取出一張細小的紙條交給李東，李東看完後臉色突變，手也顫動起來。英秀等莫名其妙。)

李東：這是怎麼一回事？你從那裡得來的？——

徐良：你還不明白嗎？這是芳子，你們的首領要你命的手令。如果你那第十三號的同伴尚在人間的時候，你的性命早已送在這張字條上面了。

李東：(心懷劇烈的變化。)芳子要殺我——！(一轉念)十三號不是昨天同英秀一齊出來工作的嗎！我們正在奇怪他爲甚麼會失了踪呢！

徐良：哼，就是因爲英秀昨天的工作，保障了今天的成功，同時也就是英秀救了你的性命。

李東：我真不明白芳子爲甚麼要害我；我更不明白英秀既然救了我，爲甚麼今天又要送我來這裏受死！(畧一轉念)也好，無論有意無意，漢奸的罪是無可補償，無可饒恕的。與其死在敵人間諜的手裏，不如像個男子漢似地，站在同胞的面前等候大眾

的審判和制裁。

(A, B, C 大叫起來。)

A：漢奸是決不能放過的！

B：我們應該把他送交政府機關。

C：漢奸是格殺勿論的！

英秀：(突然笑起來)只知道「一死了之」固然是錯誤；只知道「一殺了之」也是錯的！

徐真：(緊接英秀之後)你是不是有更好的辦法！

(大家平靜下來。)

英秀：與其讓他這樣死去，不如給他一個機會去積極地犧牲在敵人的手裏。這樣他可以精神上贖了對民族的罪惡，而我們在工作上也可以有了很大的便利。

徐真：你是不是說——？

英秀：不錯。我以為要去根本撲滅那機關，不犧牲一兩個人去作嚮導是不行的。若是在對敵人的尖兵作戰的時候死去，我也願意同他一齊去。

（大家的態度跟着變了。）

徐良：（決意，命令地）好，你現在打一個電話給芳子，報告她說十三號被捕。而且聽說供出來九月十八號起事，政府方面九月十七日就要來這裏搜查了。

A B C：十七號？

徐良：不錯，要她知道十七號我們一定要去搜查的。

（李東去打電話。徐良對英秀小聲說。）

徐良：要他裝做不知道十三號要怎樣他，一樣回去工作，而且報告幾段真的消息，等芳子不懷疑他。

英秀：我明白了。

李東：（打電話的聲音）「十三號」被捕了。……是的，十七號晚上來。是一

個商店掌櫃說的，那人已經被扣留了。（停了一停。）對，我們不能再等了。好，十五號？十五號來得及。我就回來。（掛上電話）她說十七號要有變動，決定十五日起事。

徐良：
英秀：十五號？

——幕急落——

第二幕

（和第二幕相隔三天。即九月十五日夜深。）

景：一間地下室，上面通第一幕之景內室。開幕時芳子正坐在長桌邊。長桌以外只有一張椅子。四面堆着的東西很多，看起來頗似炸藥。電話在桌子上，發報機在一

邊的小台上。除去長卓上面有一盞用黑鐵罩罩着的電燈外，四處都是黑暗。

苦力樣子的漢奸諸人，從上面的門時時走下來運着一箱一箱的東西。

芳子：停着！（站起來走到一個苦力面前。）你是多少號？

苦力：十五號。

芳子：標幟呢？

苦力：甚麼標幟？（他真是有些不大懂。）

芳子：（拍一拍手。龜井從黑暗中走出來，一把抓着苦力甲，進了右邊。立刻聽見了轟然一聲，外邊的人個個精神都緊張了。芳子走過去黑板那裏，把十五號加上了
一個×。自語地）支那人，真靠不住——真厲害。

（漢奸甲走過來報告。）

漢奸甲：三十三號。武英秀天天走進舞廳旁邊的房，有時候那裏有很多人。

芳子：你以後專門守着那裏，看見她一走進去，你就開那個綠燈電門。看見有生

人向這邊走來，你就開那紅燈電門。

漢奸甲：是。（走下去。）

（芳子再拍三下手，龜井上。）

芳子：搬來的東西，齊了沒有？

龜井：齊了。

芳子：英秀所報告的事情，你已經做了情報沒有？

龜井：已經發出去了。

芳子：你到上邊看一看，有甚麼新的訓令到了沒有？若是英秀來的時候，*shoot* Kill，一定殺死她，聽見了沒有？

龜井：今天已經十五號了。我們無論如何，要十八號以前發動，先下手為強呵！

芳子：我已經命令他們把那些頭目都叫來了。預備今天發槍械器具給他們。

（龜井欲下，芳子拍手把他叫回來。）

芳子：你要記得，要是再有人碰見你和七十七號在一起，你就沒有命了。

龜井：（心實不甘，而又無可如何地。）好，我不再找武英秀就是了；而且你和七十六號的事，我是不會過問的。（冷笑了一兩聲。）

（龜井由窻門走出去了。少頃，漢奸丁走到了芳子的面前。）

漢奸丁：二十四號。上次所發的東西已經用完了。

芳子：（一聲不響，看了看他。在一張紙上畫了兩個字，交給他。）今天夜晚一點鐘，全班出動。火箭火球先發。手槍十六號十二點鐘發。十二點半領錢。

漢奸丁：知道了。

（電鈴響，綠燈大明。）

芳子：（拿起電話筒。）喂，趕快多派一個人去舞場！

徐良：（穿着電燈匠的服裝走出來。）無線電弄好了。一切的電器都通電了。我可以走了吧？

芳子：（搖搖頭。）武小姐有沒有告訴你說，我們這裏很希望你多幫幾天忙。

徐良：不行。平時我常在公安局修理電器，現在幾天不見我，一定會四處找我的。

芳子：（做一個手勢，兩邊鑽出人來，把他抱着。）把他弄到樓上去。看好他！叫龜井下來。

（兩人擁着徐良自密門出。）

芳子：（走到發報機那裏，弄着機器，大失所望的轉回身來。）十一號。

（一個高高瘦瘦的女人走了過來。）

十一號：剛才收報機發生故障。這個無線電沒有收完，你看一看。

芳子：（一面接過電報來。）那技師不是說剛剛把他修理好了嗎？

十一號：誰說？就是剛才突然不通電流的。

（龜井走下來。）

芳子：（看見龜井，擺一擺手，十一號下。）知道了。怎麼？有新的消息嗎？

龜井：上面收電報收到一半，突然電線斷了。

芳子：這裏也是一樣。（看電報）噫！我們軍事在華中華南都失敗了。現在要靠我們這裏的工作了。

龜井：這電報最後說什麼？

芳子：我也看不清楚。你看，「十五日」，下面沒有了。

龜井：今天不是十五日嗎？也許是有飛機來轟炸吧？

芳子：（若有所悟）對了！你快些吩咐他們，分配好了火箭等等的東西。今天晚上也許用得着。

（龜井走開。電鈴響，紅燈大明。）

芳子：（拍幾下手，有三四個人出來。）快些預備！二十五號！把汽車放在後門外！（打開抽屜，拿出手槍來。把子彈匣看了一看。然後指揮着幾個人，分開站着。）我

一舉手，你們就開槍！

（遠遠有警車聲。芳子急急把電門關上。由後方的小玻璃窗透進黯淡的光輝——是街燈反射在瀝青路上的餘輝。門作有紀律的敲打，聽見李東的聲音。）

李東：七十六號。現在四面被包圍了。只有從上面走。

芳子：（着急）怎麼回事，按電紐門都打不開了！（想起）一定是那技師有鬼！

李東的聲音：還是從後門走吧！

（後面一排機關槍聲。漢奸了噤了一聲，倒地的聲音。）

（上面的門開動的聲音，電筒的光照下來。）

芳子：誰？

徐真：我，電燈匠。

（跟着有幾個人連續跳下來的聲音。彼此放槍的聲音密接。後門有機關槍的聲音，有一點火光。人聲雜踏。燈大明。幾個漢奸一網成擒。龜井一邊

按着胸部，一邊叫痛。芳子的後面，站着李東和英秀，前面站着徐良和
警探長。）

徐良：芳子San，你還認識電燈匠嗎？

警探甲：我就是你的汽車夫啊！

英秀：七十七號也在這裡。

李東：（對芳子永）別了，愛人！

（芳子乘人不備，彎下身去，從襪統裡取出一枝小手槍來。一槍正打中李東的腿，李東哎喲一聲，跌倒在地下。芳子正要用槍自戕的時候，英秀已經抱着她，把她的槍奪回來。指着她。）

英秀：你的末日到了！無耻的間諜，無耻的淫婦！

（已經有人把李東扶起，說不要緊。）

徐良：你簡直是欺負我們中國沒有人！你現在也知道了中國除了少數的喪心病狂

的漢奸外，誰都不肯做敵人的走狗，誰都不肯出賣自己的祖國，誰都願意參加英勇的鬥爭！英秀，你可不要現在打死她，民族間的血債，不是她一個人一死可以了之的。我們要從她身上，得出若干有利的消息呢！

芳子：你們一羣都是漢奸，都是間諜！

英秀：哈哈！這話由你說出來真是好聽得很。不錯，對於你，我們是內奸，我們是漢奸的漢奸，是日奸，我們是間諜，是反間諜。我在你那裡不是七十七號嗎？但是（一面反開領子給她看。）我在抗敵會的義勇調查隊中却是 number one——第一號。和你的位置一樣。

（天已黎明，民衆慶祝抗戰勝利示威大巡行的行列經過上面。反日鋤奸的歌聲洋溢著。他們幾個人的話已經聽不清楚了。）

口號：全國總動員一致抗戰！

肅清漢奸！

抗戰戲劇選

封 底